

人性的倒影



金瓶梅人物与晚明中国

石钟扬◎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人性的倒影

金瓶梅人物与晚明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倒影：金瓶梅人物与晚明中国 / 石钟扬著.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24-08705-5

I. 人… II. 石… III. 金瓶梅—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5193号

人性的倒影

金瓶梅人物与晚明中国

作 者 石钟扬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19.5印张 1插页 261千字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705-5

定 价 34.00元

再版前言：歪脖子树下的沉思

晚明中国是个首足倒置的时代。

狂禅李卓吾透过《水浒传》发现“宋室不兢，冠屦倒施”。《水浒传》托宋言明，宋室即明室。

怪杰金圣叹亦由《水浒传》见出明乃“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

甚至那回天无力的末代皇帝崇祯在《罪己诏》中也承认晚明“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

《金瓶梅》乃由《水浒传》的一根肋骨生成的，但它的变异大于遗传。

梁山好汉想在首足倒置的时代顶天立地地站起来，是非倒置的社会原则视之为大逆不道，犹如第一个站立起来的猴子痛遭庸众围剿一样，他们终成悲剧英雄。

《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之流习惯于倒行逆施，用屁股思索，用大脑立地，视首足倒置的社会原则为常规，于其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得意忘形……他（们）无法自知其为可笑之丑类。

审美与创作的逻辑并不完全一样。创作要从无字天书中掏出有生命的艺术形象；审美则往往将艺术形象“还原”到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去。前者致力于怎么写，后者则追问其写了什么。

西门庆等在首足倒置的时代腐而不败（可怕的不是腐败，而是腐败不败啊！）。作为艺术形象，则超越生命的新陈代谢规律也死而不朽。但它们“客观上多少揭露了人中之兽，美中之丑的部分，使人知道了兽与丑，从而转悟到人与美，或即人的觉醒的前奏的一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看，写出“腐而不败”流氓群像的《金瓶梅》，实则为讨伐腐败的形象化的檄文。以至可以说：

你想研究晚明中国吗？请研究流氓；你想研究流氓吗？请研究西门庆。

有一位了解我写作始末的朋友从网上传来一则诗体留言，或可视为对《金瓶梅》审美的另类解读：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去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用闻一多先生的这段诗句去解读《金瓶梅》，
你就能领悟其精神主旨，
发现其杰出之处：
在丑恶的尽头，
必将升起善美的曙光。

拙著《致命的狂欢——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问世一年有余，很快就有机会再版，（本次再版，更改了书名）不亦悦乎？好像是罗丹的《艺术篇》中说的，所谓雕塑艺术就是把一切多余的东西砍掉。知堂也说过：“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可是很不容易做到。”拙著行文有些地方还真有点唠叨，尤其是某些引文过多，令人读来有些累。这次再版，我尽力将那些赘肉切除，令其实质性减肥。不敢说从此它就容光焕发，却总算去掉了些斑斑痘痘。这样是否较初版好看些，还有请读者检验。

20 世纪之末，受历史回眸情结驱动，我在友人的陪同下，阅读了京城若干古迹。在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树下，我仿佛见到那首足倒置的晚明中国的一副缩影，历史沧桑感涌荡胸中，即兴写了首《煤山即景》。兹录于斯，聊做小序之点缀：

山上：

歪脖子树上住着一窝小鸟，
歪脖子树下吊着一个王朝。

湖中：

歪脖子树上住着一个王朝，
歪脖子树下吊着一窝小鸟。

钟扬

2008 年 8 月 21 日夜秦淮河畔

序：汪洋恣肆，机警颖睿

吴 敢

《金瓶梅》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以 1924 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明清序跋、丛谈、评点）的结束；以 1933 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启动；以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韩、欧美四大研究圈的形式，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文化传播、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学术水平。金学，遂为当代显学。

据不完全统计，仅 1901—2000 年，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即达 199 部（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所发表之《金瓶梅》论文，多达 1949 篇。而且，1980 年以后其专著有 190 部，其论文有 1903 篇。

另在中国大陆，1985 年、1986 年在江苏徐州、1988 年在江苏扬州、1990 年在山东临清、1991 年在吉林长春、1993 年在浙江鄞县，先后召开了 6 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9 年在徐州、1992 年在山东枣庄、1997 年在山西大同、2000 年在山东五莲、2005 年在河南开封，先后召开了 5 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冷热起伏，终于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

中国金学队伍中既有颇多建树的青年金学家，他们的考证、评析、考论、新解、新证，使得金学园林花团锦簇，成为中国金学宝塔耀眼的塔尖；也有著述丰厚的中年金学家，他们是这座宝塔的塔身；中国金学宝塔的塔基则是由老一辈金学家营建，可谓源远流长。

中国的金学队伍在新陈代谢中发展壮大。在这个队伍之中，不断有卓越的新人新作出现。石钟扬先生即为其中之一。2000年10月，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五莲召开，钟扬当时为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虽然早已发表过多篇《金瓶梅》论文，却是第一次出席金学会议。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行文汪洋恣肆，言谈机警颖睿，又因为乡谊（我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便感到格外亲切。其后不断有书信往来。不久他调来南京财经大学。2005年9月，在河南开封召开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未能与会，大家颇觉遗憾。2005年11月，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在南京召开，遂又谋面。前不久，他电话约我为其大著作序。我虽然位微学浅，却觉得有不少话可说，不至于依例空谈，便欣然命笔。

钟扬本书系《金瓶梅》人物研究。我在拙著《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人物形象问题，是金学同人讨论较为充分、著述格外丰富的一个研究方向。如果说‘瓶外学’（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研究等）是百家争鸣，那么‘瓶内学’（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齐放。此一领域亦可谓著述如林，仅专著就有孟超《金瓶梅人物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刘烈《西门庆与潘金莲——〈金瓶梅词话〉主人公及其他》，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王汝梅等《金瓶梅女性世界》，陈桂声《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论》，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潘金莲形象的嬗变》，晨曦、婧妍《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等15部之多。”如果统计论文，则有276篇，其中潘金莲69篇、西门庆54篇、李瓶儿29篇。因此，研究《金瓶梅》人物，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钟扬本书自不例外，其全书即拿此两人说事。

姑以其西门庆研究为例。钟扬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一期上的论文《西门庆是“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吗?》与《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上的论文《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是他研究西门庆的起点,也是基点。这两篇论文,他后来曾整合为《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九十九卷第四期(1999年10月15日出版)。本书的西门庆部分,即为上述论文的修订与扩延。

持西门庆“新兴商人”说者,除当代卢兴基先生首倡以后,尚有跃进、李时人(称之为“前资本主义商人”)、王文彬等。此说是《金瓶梅》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说,广有影响。本书持不同观点,而将“新兴商人”卢兴基说与吴晗说分别开来,认为“在吴晗那里,所谓‘新兴商人阶级’实则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引文见《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下同)。因此“这所谓新兴商人阶级既不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也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所经营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这是有力的辩驳。卢兴基先生亦固守定见,他提交给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不同凡响的艺术塑造——再论西门庆这个新兴商人》。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相信,这种双方言之有物的论争,必将有益于金学事业的进展。

刘绍智《试论西门庆》(《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是西门庆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其后二十年,除前述西门庆研究专题论文54篇以外,凡研究《金瓶梅》人物者,几无一例外,都要论及西门庆。但我以为,对西门庆的研究,本书最具光彩。

“何物西门庆”?本书定性其为“全景型的流氓”,其“在商场”、“在官场”、“在性生活领域”,“《金瓶梅》的精彩处,……在写了一个流氓的发迹变泰的历史,一个流氓全方位的狂欢,……一个流氓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而这个“流氓的神话”,是“瓦解与破坏了封建官制,……封建法制,……国家的税法,……封建礼教”。但这个“流氓的喜剧”,不是“在官场倾轧中倒台”,或“被奴才来旺所杀”,或“在商场竞争中失败”,而是以其“自取灭亡的方式,撕破了这一丑恶的生命,嘲笑了这一丑恶的流氓”。结论是“兰陵笑笑生的喜剧的笔调,通过否定西门庆,否定了—一个时代,否定了—一个社会”。

关于“审丑”也是“审美”，东吴弄珠客、文龙、邓星雨、潘承玉、罗家坤、陈果安等均有论述，而本书更为生动：“兰陵笑笑生……既不是为丑而丑，也不是以丑写丑，更不是以丑为美，而是从美的立场与角度出发，去撕破丑、嘲弄丑、鞭挞丑。”

“第一奇书奇在何处？”奇就奇在哥哥说其“云霞满纸”（袁宏道《致董思白》），弟弟却说“此书诲淫”（袁中道《游居柿录》）；奇就奇在“劈空撰出金、梅、瓶三个人来，看其……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地被人夺去”（张竹坡《金梅瓶读法》）；奇就奇在“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第一奇书》七十九回文龙评语）；奇就奇在这是一部“说不尽的金瓶梅”（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奇就奇在其首尾倒置。是为序。

2006年1月8日于彭城预真居

目 录

导言：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1
-------------------------	---

上篇 以性为命，为爱而亡

——潘金莲：晚明豪门美妾的“性”福生活

小引：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	
——换副眼光看金莲	11

评头品足说金莲

——身体的诗意书写	14
-----------------	----

“魔鬼的才艺”与“尤物之媚态”

——身体诗意的释放	21
-----------------	----

另类的智慧与野性的天真

——身体诗意的定位	34
-----------------	----

“虎中美女”与“纸虎儿”

——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潘金莲	49
---------------------	----

无限风光在巫山	
——热恋中的潘金莲·····	61
爱的奉献与妾的地位	
——封建妾媵制度下的潘金莲·····	71
御夫术的艺术精神	
——男权主义下的潘金莲·····	84
争宠风云与人性弱点	
——潘金莲与孙雪娥、李桂姐、宋惠莲之战·····	98
争宠风云与母以子殒	
——潘金莲与李瓶儿之战·····	108
争宠风云与妻权之威	
——潘金莲与吴月娘之战·····	125
悲哉金莲：为爱而亡	
——潘金莲的悲剧意义·····	136
余论：鬼才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及其他	
——翻案文章如何做·····	144

下篇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

——西门庆：晚明新型流氓的喜剧生涯

流氓的狂欢	
——西门庆的行为艺术·····	151
流氓的神话	
——西门庆的超常功能·····	169

流氓的寓言	
——西门庆“新兴商人”说质疑·····	190
流氓的性战	
——西门庆的性疯狂·····	213
流氓的喜剧	
——西门庆悲剧说质疑·····	244
外篇 《金瓶》壶奥,奥在何方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	
——毛泽东、陈独秀与《金瓶梅》·····	263
《风月宝鉴》中的贾宝玉乃西门庆的青春版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270
主要参考与引用书目·····	286
自跋: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	289
编者按·····	292
《金瓶梅》研究新突破之道在哪里?	
——金学研究七人谈兼评金学新著《致命的狂欢》·····	293

导言：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一、从“四大奇书”到“第一奇书”

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早在明末清初就被学界称为“四大奇书”。

我在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这“四大奇书”每一部都代表了一个小说流派，代表一个小说流派的最高成就，《三国演义》为讲史小说高峰，《水浒传》为英雄传奇高峰，《西游记》为神魔小说高峰，《金瓶梅》为世情小说高峰，共同构成了明代小说艺术的宇宙空间，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空前繁荣与高度成熟，代表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它们互相间的关系，用鲁迅的话说，是在倒行杂乱中行进。^①将《金瓶梅》从“四大奇书”中独立出来称之为“第一奇书”的，是清康熙年间的张竹坡。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除了回评之外，还有《金瓶梅读法》等多篇专论，总计有十多万字的篇幅，他二十六岁时竟“旬有余日而批成”。为“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他自费雕刻了张批《金瓶梅》。不过他卖书的钱不够他招待来购书的朋友，终在穷困中倒下，死时只二十九岁。

张竹坡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估计不纯为广告意义，更主要是源自他对《金瓶梅》的偏爱。所谓“第一奇书”，当隐去了“天下”二字，补全当为“天下第一奇书”。估计在张竹坡的意向中也未必是将《金瓶梅》放在天下经、史、子、集所有的书中去较劲而称之为“第一奇书”；而

是将《金瓶梅》放在天下小说中去打量，而称之为“第一奇书”。“第一奇书”奇在何处？“第一奇书”意义何在？张竹坡来不及细论，而后之学者多有高论。我在上述拙著中也凑热闹，发表了点谬论：

这“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过去一直被视为“淫书”，列为禁书，评价偏低，直到近年才形成风行海内外的《金瓶梅》研究热。众多学者认为这部书虽有着不可忽视的缺憾，但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现实主义意义的长篇白话小说，是中国古小说观念第二次更新的开山之作，它开文人小说之先河，开世情小说之先河，开讽刺、谴责小说之先河。在小说史上有着重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致人们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即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刊刻者是初刻本，还是初刻本的翻版？学界众说纷纭。“新刻”云云，或许是翻刻的标记，或许是书籍的广告策略，现存不少古小说的最早刊本都冠有“新刻”之类字样。遗憾的是这《新刻金瓶梅词话》，却长期深藏在历史帷幕中，直到1932年才从山西介休发现，令学界惊喜万状，1933年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了一百二十部。1932年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学界称之为“万历本”或“词话本”，原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同一版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有两部藏于日本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可能是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清康熙年间）就传过去了，到20世纪40年代与60年代才各自被重新发现。

在《新刻金瓶梅词话》隐身的漫长岁月里，民间流传的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按，又一个“新刻”啊！），学界称之为“崇祯本”或“说散本”或“绣像本”。“崇祯本”是明末一位无名氏评点的底本。古人缺乏版权意识，几乎每个小说评点者都对小说文本有所改动。他改得怎样，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从艺术着眼，我同意刘辉《金瓶梅成书版本研究》的意见：与“万历

本”相比,“崇祯本”“浓厚的词话说唱气息大大地减弱了,冲淡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也略去了;不必要的枝蔓亦砍掉了,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加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同时,对词话本的明显破绽作了修补,结构上也作了变动,特别是开头部分,变词话本依傍《水浒传》而为独立成篇。”^②张竹坡的评点是以“崇祯本”为底本,也在文本上略有改动,他自己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就说:“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使邪说当辟。”^③张竹坡连评带改,是成功的。谢颐在序中说:“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④张批《金瓶梅》全称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它一经问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遂不复流行于世,更不用说《新刻金瓶梅词话》了。

要研究《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自然不可忽视“万历本”,但张竹坡评点“第一奇书”本却更适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鉴于此,本书是以“第一奇书”本为《金瓶梅》文本基础,来对潘金莲、西门庆作审美解读。特殊需要“词话本”中文字的地方我会随文注明,让读者读个明白。^⑤

二、“金瓶”文章: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

《金瓶梅》是一部传奇之作,书里书外布满了疑题与悬案。刘辉等主编的《金瓶梅之谜》就整整列了一百个难解之谜,马征著的《金瓶梅中的悬案》则展示了一百八十多个悬案。而《金瓶梅》之所以吸引读者去热读、去求索、去争议的,恰恰因为有这些疑题与悬案。诚如毛宗岗所云:“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

就宏观而言,《金瓶梅》的读者,大致有三个层次:官方审读、学者解读、民间阅读。

官方审读,使《金瓶梅》长期在禁与不禁之中挣扎着。乾隆元年(1736)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透露:“《水浒传》《金瓶梅》海盗海

淫，久干例禁。”^⑥当局偶尔网开一面，《金瓶梅》就得以行世或畅销。远的不说，1957年毛泽东心血来潮说：“《金瓶梅》可以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将《新刻金瓶梅词话》（插图本）影印了两千部，不知道是要考验还是奖赏各位省委书记。有趣的是，西方也禁《金瓶梅》。1944年5月20日是德国英泽尔出版社社长七十寿诞，这天他收到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寄来的一封别开生面的生日贺信：

从今日起，《金瓶梅》一书不再作为非法出版物而受到禁止。

因此，这部由库恩节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终于在严令查禁十二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⑦

官方的事，我等蚁民管不着，也就不去管它了。试想在“纳粹”时代纵使你敢对戈培尔说个“不”字，那又有何用呢？好在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金瓶梅》出版之禁令似乎都已解除，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几乎都可合法面世。读者可各取所需，择善而读。

说到民间阅读，我甚为信服舒芜关于《红楼梦》普通读者的界定：

所谓《红楼梦》的普通读者，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识的字，够看懂《红楼梦》的大概故事。……他们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当作同其他小说一样的小说来读。他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大观园，进入了怡红院、潇湘馆，对其中人物或爱或憎，与人物同悲同欢，甚至将身化为宝玉或黛玉，去歌去哭，去生去死。这时，他们又已不仅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且是把它当作真实生活去经历，去体验，去品味。他们读了还要谈，边读就边谈，谈人，谈事，谈理，谈情，谈美丑，谈贤佞，谈聚散，谈恩仇，谈某事之原可圆成而叹其竟未圆成，谈某事之本难避免而幸其居然避免；甚至一个力主“娶妻当如薛宝钗”，一个坚持“知己唯求林黛玉”，争得面红耳赤，几以老

拳相向。他们谈到这样的程度，态度当然是严肃的，是真正把《红楼梦》当成了生活教科书。但是谈过就了，从未想到笔之于书，更不会把这些谈论自命为“红学”。^⑧

如果将《红楼梦》置换成《金瓶梅》，《金瓶梅》的普通读者也大致如此。那么中国当代《金瓶梅》的普通读者到底有多大阵营呢？据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的统计，“1949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三大系统（按，即词话本、绣像本、张评本等三大系统）、七种版本的《金瓶梅》”，“估计总印量在40 000册（按，当为‘部’）左右”。“而在日本，此一时期出版的日译本有17部，印数至少不低于50 000册，而在欧美各国，仅库恩译本及各种转译本便行销近20万册”（按，“册”都当为“部”）。^⑨此后十年，国外《金瓶梅》的印数估计增长有限，而国内却猛增到与国外总量持平，这是尚为保守的统计。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至今，通过各种渠道涌向普通读者手中的《金瓶梅》当不下20万部。平均每部书有三五个读者，那就一共有60万到100万个读者。

而同期“金学”专家学者的数目是多少呢？《金瓶梅》形象特殊，它的出版与研究在大陆都相对滞后。其研究的基本队伍中除少数坚定分子之外，多数是从“红学界”或别的什么界迁徙过来的。姑将历届参会者全视为“金学”专家学者以便统计。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记载，从1985年6月到2000年10月，中国大陆共召开了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以会议登记的原始文献为依据，对与会人数有准确的统计。前者共到会619人，平均每次103人；后者共到会522人，平均每次130人。其实全国的“金学”会也有少数“外宾”参加，国际“金学”会的主体仍为“内宾”。“内宾”“外宾”两者的差额显示，大陆“金学”队伍为一百来人，海外（包括港台地区）“金学”队伍三十来人。

这就是说平均6000或10000个《金瓶梅》读者中有一个“金学”专家学者。这么一个结构比例，既说明专家学者是多么可贵的珍宝，又说明普通读者是多么巨大的存在。

小说读者学，如同戏曲观众学，是文学接受美学中的重头戏。不了